

【欧洲卷·三】

WAGUO WEIXINGXIAOSHUO
BAIJIAN JINGDIAN



外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欧洲卷·三】
WAI GUO WEI XING XIAO SHUO
BAI HUA ZHOU WEN YI CHU BAN SHE

外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WEN YI CHU BAN 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欧洲卷·3/《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选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500-0440-5

I. ①外… II. ①微…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国外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002号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欧洲卷·三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特约编辑	周丽波
责任编辑	赵 霞 胡志敏
美术编辑	雨 葭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5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440-5
定 价	25.5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3-13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俄罗斯] 布洛宁	母子浪 / 1
[俄罗斯] 契诃夫	失败 / 4
[俄罗斯] 弗拉德·拉扎列夫	我的四次婚姻 / 6
[俄罗斯] 凯拉	满纳汉街的少女 / 8
[俄罗斯] 塔玛奇·格列科夫	赤塔 / 10
[俄罗斯] 娜塔丽娅·哈佳伊诺娃	一见钟情 / 12
[苏联] 菲·韦伯	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 14
[苏联] 艾特玛托夫	猎人之歌 / 17
[苏联] 尤里·里希特	信 / 20
[俄罗斯] 阿纳托利·特鲁什金	看大片的后果 / 22
[俄罗斯] 米哈伊尔·扎多尔诺夫	幸福的假面生活 / 24
[俄罗斯] 阿纳托利·特鲁什金	我的保护神 / 26
[俄罗斯] 米哈伊尔·扎多尔诺夫	被骗 / 29
[俄罗斯] 库兹涅佐夫·维克托	灵长目轶事 / 31
[俄罗斯] 盖达尔	一块烫石头 / 36
[苏联] 叶·吉克	情节谜 / 40
[俄国] 阿·邦菲洛夫	幸运车票 / 42
[俄罗斯] 库普林	快乐 / 44
[俄罗斯] N·拉克莎	树后面是太阳 / 47
[俄罗斯] 米哈依尔·米盖诺夫	谁也别相信 / 52
[英国] 艾凡·钱伯斯	鬼魂，少女和黄金 / 54
[英国] 艾德里安	为我唱首歌吧 / 58
[英国] 克里斯·罗斯	新手的“幸运” / 62
[英国] 詹姆斯·里斯·米尔尼	电波情话 / 65
[英国] 贾莱斯·凯瑟·莱斯特	云襟胸怀 / 69
[英国] 鲁珀特·克罗夫特·库克	明智的选择 / 73
[英国] 吉卜林	小托布拉 / 75

〔英国〕王尔德	审判室 / 79
〔英国〕西里尔·海尔	旧情人 / 81
〔英国〕威廉·斯托	角落里的阳光 / 84
〔英国〕马克	天堂之门 / 86
〔英国〕斯·巴克斯	祖父的表 / 87
〔英国〕杰罗姆·K.杰罗姆	想象中的病人 / 90
〔法国〕法朗索瓦丝·基鲁	好心肠的兰奥妮 / 93
〔法国〕若·奥埃斯特朗	卖梦的人 / 97
〔法国〕B·K·斯蒂文	最后一次机会 / 99
〔法国〕玛·奥克罗斯	未婚妻 / 102
〔法国〕都德	两所客店 / 105
〔法国〕都德	此房出售 / 109
〔法国〕莫里亚克	萨布兰谋杀案 / 113
〔法国〕莫洛亚克	考林辛式门廊 / 116
〔法国〕安·索蒙	退休的女人 / 118
〔法国〕加马拉	陌生女子 / 122
〔法国〕亨利·罗斯尼	鳄鱼 / 125
〔法国〕玛·尤瑟纳	爱开倒车的贾金斯先生 / 128
〔法国〕保罗·詹尼斯	仰望忠诚 / 132
〔法国〕雨果·克里兹	报复 / 135
〔德国〕威塞尔	举世无双的珍品 / 138
〔德国〕汉斯·里鲍	吻公主 / 140
〔德国〕伯特·卡尔	双赢者 / 142
〔德国〕威吉兰兹	第一位委托人 / 144
〔德国〕梅洛利	意外赏金 / 146
〔德国〕克里斯塔·莱尼希	蝎子 / 147

[德国] 马克斯·格吕恩	虚荣 / 149
[德国] 黑贝尔	塞格林根的小理发师 / 152
[德国] 约翰尼斯·罗斯勒	医生与病人 / 153
[德国] 西格弗里德·伦茨	旅店之夜 / 155
[德国] R.威廉·B	意外之财 / 158
[德国] 安东妮·德梅洛	你是谁? / 159
[德国] 歌德	美丽的女店主 / 160
[意大利] 吉奥瓦尼	顽童与绿头蝇 / 163
[意大利] 莫托洛耶	诺言 / 165
[意大利] 卡米洛·克鲁斯	谁杀了我的牛 / 168
[意大利] 迪诺·布扎蒂	水滴 / 170
[意大利] 达·芬奇	犹太的面孔 / 173
[意大利] 迪诺·布扎蒂	虚度的时光 / 174
[意大利] 鲍伯·帕克斯	我的垃圾工丈夫 / 175
[意大利] 皮埃尔·莱克塞尔	对称 / 178
[意大利] 托马斯·沃尔夫	远和近 / 179
[捷克] 哈谢克	保姆安娜的纪念日 / 182
[捷克] 米兰·昆德拉	身份 / 185
[捷克] 伊万·克拉斯	避税妙招 / 188
[捷克] 卡雷尔·卡佩克	末日审判 / 190
[捷克] 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救助热线 / 193
[捷克] 伊万·维斯科奇尔	我现在只能喝汤了 / 196
[捷克] 雅·哈谢克	黑信 / 199
[捷克] 雅·哈谢克	社会救济会 / 202
[罗马尼亚] 伯耶舒	生活点滴 / 203
[罗马尼亚] 阿尔盖齐	女人和孩子 / 205

〔罗马尼亚〕卡拉迦列	东家 / 207
〔罗马尼亚〕格·施瓦茨	雕像 / 210
〔罗马尼亚〕韦罗妮卡·贝尔托莉	我的爱情与红焖牛肉 / 211
〔罗马尼亚〕阿·切尔内斯库	购物遭遇 / 213
〔罗马尼亚〕马拉斯基	离婚的条件 / 216
〔罗马尼亚〕维·科瓦奇	冠军也作弊 / 219
〔罗马尼亚〕伯耶舒	意外的结局 / 222
〔罗马尼亚〕保尔·杨	退休法官 / 224
〔罗马尼亚〕贝德罗斯·霍拉桑捷安	小提琴和大蒜 / 226
〔罗马尼亚〕西莎	声音 / 227

母子浪

[俄罗斯] 布洛宁

月挂柳梢头，雄鸡破晓时，萨哈森林小桥流水处的一户人家喜气洋洋，儿子哼着小曲吧嗒吧嗒地拉风箱，母亲淌着大汗刺啦啦地烙糖饼。这可不是个寻常的日子，娘儿俩要过鞑靼海峡去哈巴罗夫斯克，去采购儿子结婚用的钻戒、礼服和伏特加。一位寡妇人家，含辛茹苦28年，把儿子培养成铁塔似的一条大汉，响当当的越洋跨海的巨轮上的大副。如今，儿子要娶媳妇，这喜事儿可不能有半点马虎。不是图怎样的豪华光鲜，但真品实料是要认真对待的，要是喜宴上摆上假酒，落下坏名声不说，弄得不好，要出人命的。因此，娘儿俩宁可舍近求远去哈巴罗夫斯克的“诚信”店，花钱花气力花时间买放心买信誉，值！何况，他们还要给鲍勃送去最可口的糖饼。

母亲挎着提包在前，儿子背着行囊在后，他们说说笑笑过板桥走小道坐马车乘汽车，终于登上了“明克”号海轮。

尊“明克”号为轮，实在是大大抬举了它。它充其量也就是一条大型的木船而已。好在鞑靼海峡不宽，使它能够多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也算是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人间奇迹。儿子看了看“明克”号斑斑驳驳、七歪八斜的外表，不禁摇了摇头，看来他的立即停止“明克”号航行的建议再一次被束之高阁。

三声低沉嘶哑的汽笛宣告“明克”号起航了。显然，它是油有余而力不足，船头左摇右晃地犁开了大海的胸膛，一条海豚一闪身超过了它。海豚在船的正前方高高地跃起、落下，又高高地跃起。

母子俩一眼认出：这条海豚就是他们8年前在海滩上救助的鲍勃。它来履行朋友的例行约会。母亲和儿子不约而同地发出呼叫，母亲敏捷地拿出糖饼，儿子一个又一个地向鲍勃抛去。鲍勃像杂技团里最熟练的演员似的，一次次高高跃起，准确无误地把糖饼纳入口中，引来满船乘客的高声喝彩。

招呼打了，糖饼吃了，鲍勃该离开了。可是，今天它一反常态，老在船头游来荡去，有时还横着，像要阻止“明克”号的航行。

母亲和儿子异口同声发出喇叭喇叭的命令，要它离去。然而，鲍勃对救命恩人的指令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儿子气不打一处来，他操起一根长竹竿，高高举起，狠狠地向鲍勃打去。

鲍勃迎着竹竿跃起。突然，竹竿像被无形的手托住似的，轻飘飘地滑过鲍勃的左腮，引起满船乘客的哄堂大笑。船自有它非走不可的航程，鲍勃的阻挡无济于事，它万般无奈又不肯善罢甘休，它在船尾的白色泡沫中沉沉浮浮紧紧相随。

鞑靼海峡的天气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风和日丽、海平如镜，只是近一小时的时间，狂风从天而降，它怒吼着掀起层层巨浪，汹涌澎湃排山倒海。

“明克”号晃动着，颠簸着。

儿子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

一阵狂风，一排巨浪，一声巨响，“明克”号粉身碎骨化为万千碎片，沉的沉、浮的浮。

母亲和儿子都掉进了海里。

儿子是游泳的行家里手，是铁人二项赛的冠军。凭他的本领，即使风再大浪再高，横渡鞑靼海峡也不在话下。对于这个，当儿子的心里清楚，当母亲的更是心知肚明。此时此刻此地此境，关键的关键，是要母子双双保平安。

儿子左手抱着母亲，右手一阵猛划，双腿用力一蹬，一个鲤鱼打挺浮出水面。他喷了一口气，甩了一下头，睁开眼睛，只见鲍勃近在咫尺，它嘴里叼着一块木板，用力一送，不偏不倚撞入怀中。

现在，母亲抱着木板的右端，儿子推着木板的左端，时而冲上浪尖，时而坠入波谷。

儿子要辨别方向、判明水流，好以最少的气力求得最远的游程。

母亲是属于每临大事都镇静的人。现在，她完全清楚：母子双双逃生，必定双双死亡！儿子一个逃生，必定成功！想到这里，她趁儿子转过脸的当儿毅然决然地松开木板，任自己沉向海底。她恨自己沉得太慢，她想：自己沉得越快越深离儿子越远越好，自己离死亡近一步，儿子的安全就增一分。

儿子一回头，不见了母亲。真正的知母莫若子，他最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面对母亲的良苦用心，他心里暗暗叫苦：妈妈，您怎么可以这样做？他丢开木板，一个猛子扎下去。

乌云蔽日，风急浪高，母亲在往下沉。她心想：娘去也，儿平安！

儿子在往下潜，他心想：找不到妈妈决不上海岸！

儿子第三次扎了下去，他睁大眼睛四处搜寻。终于，他看见鲍勃拱着妈妈向自己靠拢再靠拢。

儿子和母亲浮出海面的时候，他们碰上千载难逢的母子浪。

原来，不同的风向、不同的地形、不同的海流所形成的波浪千差万别：有并肩而行的兄弟浪，有若即若离的情人浪，有相背而去的仇人浪。母子浪，又称活命浪，小浪在前，大浪在后，大浪拥小浪，后浪推前浪，滚滚向前直抵彼岸。即使是投海自尽者，要是碰上母子浪，也是欲死无门，母子浪会一次又一次把他送上岸的。

此刻，儿子抱着母亲坐在鲍勃的背上，鲍勃顺风顺水，乘着母子浪直抵安全的彼岸。

（许金焜 译）

WANG GUO WEI XING QIAO SHUO BAI NIAN JING DIAN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失败

[俄罗斯] 契诃夫

伊里亚·谢尔盖伊奇·彼普洛夫跟他的妻子克列奥帕特腊·彼得罗夫娜正站在门房心急如火地偷听。门后的小客厅里大概在进行一场爱情的表白：他们的女儿娜塔申卡和县里的中学教员舒普金在互相倾吐爱慕之情。“有希望！”彼普洛夫悄声说。他激动得发抖，不断搓着双手，“看着点，彼得罗夫娜，等他们一表白爱情，你就立即从墙上取下圣像，我们就进去给他们祝福……当场进行……用圣像祝福是神圣的、忠贞不渝的……那时关系就断不了啦，哪怕是告到法院也不行。”

可是门里边的谈话是这样的：

“尊重您的人格吧，”舒普金说，他那根擦燃的火柴碰在自己的方格裤子上，“我根本没有给您写过信呀！”“噢，是吗？好像我认不出您的笔迹似的！”姑娘哈哈大笑，矫揉造作地尖声嚷嚷，还不时地照照镜子，“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您这人真怪！一个书法教员，笔迹却像鸡爪！要是您自己连字都写不好，怎么教书法呀？”“哼！……这没什么，小姐。书法课写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不要让学生们打瞌睡。有的要用戒尺揍头，有的要罚跪……管它什么书法！小事情！涅克拉索夫是个作家，然而看到他写的字都会害臊。在他的全集里附有他的笔迹。”“一忽儿涅克拉索夫，一忽儿您……”她叹口气，“我倒乐意嫁给一个作家，他会经常写些诗给我留念！”“诗我也能给您写，要是您愿意。”“您能写哪方面的呢？”“写爱情……写感情……写您的眼睛……您读着读着——就会神魂颠倒……感动得掉眼泪！不过要是我给您写了诗，那么就让我吻吻您的手好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就吻好了！”舒普金一跃而起，鼓目凝视，伏到那只丰满的、散发出肥皂香味儿的手上。

“把圣像拿下来，”彼普洛夫慌张起来，用胳膊肘推了一下妻子，激动得

脸色发白，一边扣纽扣，一边说，“进去吧！嗯！”于是彼普洛夫刻不容缓地推开了门。

“孩子们……”他举起双手，哭声哭气地眨巴着眼睛，喃喃地说，“上帝祝福你们，我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我……我也祝福你们……”母亲说道，她幸福得哭了，“愿你们幸福，亲人们！啊，您夺走了我唯一的宝贝！”她转向舒普金说，“要爱我的女儿，要体贴她……”

舒普金吓得张口结舌。这两位老人的袭击是这样的出其不意，这样的果断，弄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糟了！被缠上了！”他暗自思忖，吓得呆若木鸡，“现在你完蛋了，老弟！跑不了啦！”于是他顺从地低下了头，好像要说：“你们逮吧，我失败了！”

“我祝……祝福……”老头子接着说，也哭了起来，“娜塔申卡，我的女儿……站到旁边去……彼得罗夫娜，把圣像给我……”可是这时父亲突然不哭了，他的面孔气得抽搐起来。“蠢货！”他气冲冲地对妻子说，“您的脑袋瓜真笨！难道这是圣像吗？”“哎呀，老天爷！”

发生了什么事情？书法教师胆怯地抬起眼睛看到他得救了：匆忙中，老太太从墙上把作家拉热奇尼科夫的肖像当做圣像取了下来。老头子彼普洛夫跟手里拿着作家肖像的妻子克列奥帕特腊·彼得罗夫娜狼狈地站着，不知拿它怎么办和说些什么才好。

书法教员趁这慌乱的机会，一溜烟地跑了。

我的四次婚姻

[俄罗斯] 弗拉德·拉扎列夫

我第一次结婚是稀里糊涂地结的。有一天我喝多了，在雄性激素的控制下对她说：“来吧！”

她回答得也很爽快：“好啊。”

我们俩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已经别无选择了。她肚子里很快就有了一。

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有些怀疑，迟迟没有行动。但她的兄弟们急了，催我说：“快点！”而且这话她的那几个兄弟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用肢体动作表达出来的。

我只好回答说：“好吧。”

婚礼上，她的那群兄弟虎视眈眈地看着，新娘高兴地跳着，客人们兴奋地唱着，新郎郁闷地喝着……我们后来的婚姻生活也像我结婚那天一样，伤痕累累。而且她的肚子里根本没有孩子，只是有个屁。她对我说：“对不起！”我对她说：“再见吧！”我们就拜拜了。

我第二次结婚倒真的是因为爱，而且还是一见钟情，但那是对她的房子。拥有那样一套房子简直就是我的梦想：三室一厅，两个大阳台，独立的洗澡间，还有全套家具。我对她说：“我真喜欢！”我指的当然是房子。她回答：“那咱们结婚吧！”我又说：“那你把我登记在这套房子里吧！”可她坚持说：“你先结婚，然后我再去登记。”我们结婚了。她把我登记在了那套房子里。当我终于可以一个人站在洗澡间里洗澡的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可后来她想要一个孩子，我却想分割房子。她失望地说：“没想到你竟是这种人。”于是她把她老家的亲戚朋友都叫了来。我急忙躲进洗澡间里自卫。但她的那帮亲戚用烟把我熏了出来。最后，我脑袋缠着绷带骄傲地离开了那套房

子。

不久，我又遇到了阿霞。我之所以爱上她，完全是因为她是犹太人。我很诚实地告诉了她这一点。阿霞非常吃惊：“可别人并不喜欢犹太人啊！”我说：“我与众不同！我们一起去美国吧。”阿霞说：“我们结了婚就去。”我又结婚了。有一天，阿霞说签证办下来了。我迫不及待地看了一眼后差点儿昏过去：签的是以色列！我清醒过来后就问：“为什么不签美国？”阿霞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我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才是我们的祖国！”我气得又喊又叫：“我才不当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呢！”阿霞摊了摊手，我们就离了。

后来，有一个叫然娜的女人终于帮我实现了美国梦。这个然娜把我带到了美国，给我安排了一个开出租车的工作。我每天累得要死，她却整天闲得要命。我睡眠不足，她却想和谁睡就和谁睡。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鼓起勇气说：“我们分道扬镳吧！”她却大笑了起来，拿出了一份公证过的英文文书。我问：“这是什么东西？”她把那份文书在我眼前晃了晃说：“这是你签的借款合同。在这个国家你就是我的私人财产了。你签字的时候应该先看清楚！”我抬起手刚要揍她，警察就来了，我被罚了款。现在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只要我活着就得交钱，喘气就得还贷。有一天，我趁然娜没注意，找个机会就跑了。我逃到了一艘俄罗斯货船上。船上的人在底舱给我找了个藏身的地方，把我带回了俄罗斯。

回到祖国后，主管部门找我谈了话，把我送进了一家封闭的“疗养院”。我“疗养”了一段时间后，脆弱的神经又慢慢坚强起来。我又准备尝试新的爱情了。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只要对方有一套有卫生间的房子，当然了，要是带独立洗澡间就更好了。

（李冬梅 译）

满纳汉街的少女

[俄罗斯] 凯拉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为了阿尔弗莱蒂一句话，我会从千里之外的加拿大直奔赫尔辛基。更夸张的是，她只是我的网友，小我两轮的少女。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她很美，或者说很媚，坦白讲，对于这类不谙世事的少女，我并不想伤害她们，但如果对方有那么点主动，有那么点需要，我又会感到特别兴奋，特别想发生点什么。

尤其是阿尔弗莱蒂，我已经和她聊了近一年，知悉她的情史，甚至欣赏过她的身体，我们在视频里无话不谈，尽管如此，却始终没突破一条底线，她不愿和我见面。这让我很抓狂，在我眼里，她既无知又聪明，既清纯又放纵，我常常会想，是不是北欧所有少女都是这样。

可惜，我一直不敢越过雷池，阿尔弗莱蒂就像刻在我脑海的一幅幅图画，只会在我的性幻想中循环播放，仅此而已。所以，当她突然叫我过去，说一切随我时，我便丢下了手头的一切。

满纳汉大道13号，一栋白色的建筑物，很容易找，我看到三楼蓝色的窗帘，和阿尔弗莱蒂描述的一样漂亮。天气很冷，她是不是已经沐浴更衣，躺在那张希腊风格的象牙床上，门没锁，只等着我进去？我越想越冲动，忍不住加快脚步。

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在楼梯拐角处，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架玩具飞机直撞在我身上，他连声说对不起，我却不知所措，摆了摆手，假装轻松地上楼了。

虽然阿尔弗莱蒂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一丝不挂，但她袒露的背脊和傲然的胸部在我面前晃动时，所发出的信号还是很明显：想做什么就做吧，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过了两个钟头，我还是不厌其烦地陪她喝红酒，哪怕她的腿在我腿上轻轻碰了一下，我也还是很正经地聊着北欧风情，丝毫没有非礼之举。

为了不让自己太尴尬，我借口还要去见个朋友，说完便出门，但阿尔弗莱蒂突然从背后死死抱住我，一点也没有松手的意思。我万般无奈，只能转过身，无奈地对她说，我不希望感情只发生在一个晚上，人生需要美好的回忆。

离开满纳汉大道，我一个人去了西贝柳斯公园，希望一个夜晚能缓解下体的疼痛。真没想到那架玩具飞机杀伤力这么大，就那么一撞，竟让我这么久还恢复不了元气，白白错过了阿尔弗莱蒂火热的激情。

当然，我并不打算就此放弃，为了不让阿尔弗莱蒂怀疑，特意熬到第二天傍晚，买了一束鲜艳的白玫瑰后再次奔向她的家门。

果不其然，阿尔弗莱蒂满脸欢快，但已经不像昨天那样流光溢彩，礼貌的样子让我反而拘谨，几杯红酒下去，我思虑着是否要来点暗示，却没想到阿尔弗莱蒂先开口了：你是真正的绅士，昨晚我很感动，我想，我现在已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你的一句话，我决定从头再来。

阿尔弗莱蒂很坦白，她是性泛滥者，还吸毒，她一直在麻醉自己，之所以叫我，只是这个冬天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召唤，本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想到我真从千里之外赶来了。说到这里，她笑了笑，跟我碰杯，说对不起，但并不后悔，因为我让她突然醒悟，自己需要什么爱情、什么人生。

我们一直聊到很晚，阿尔弗莱蒂醉了，轻轻趴在我怀里。我知道，因为一个误会，我赢得了一份真正的爱情，此刻，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这一切，和怀里的这位少女。

但我不能，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如果因为传染而让少女再次陷入万丈深渊，自己将会后悔一辈子。我只能悄悄离开，不让少女的梦破碎。

（谢素军 译）

赤塔

[俄罗斯]塔玛奇·格列科夫

我说的赤塔是1941年的赤塔，那块因为边远而没有硝烟的土地。虽然那里免于战争，却并没有多少人逃难而至，原因很简单，寒冷，尤其是冬天，人们宁愿苟活于枪林弹雨下也不愿委身于此。

菲洛诺夫却在那里整整待了四年，因为他是一名采矿工人，随大队开进赤塔，为祖国建设进行钨矿开发。刚来的时候，菲洛诺夫非常后悔，常常咒骂他的队长塔玛奇。当初他对天发誓，说火车每天都会在赤塔站停靠一天以载运矿石，结果呢，来了之后才发现，火车远在偏南十里的地方，而且根本就不靠站，每次都是哐当一阵便过去了。

听菲洛诺夫发牢骚多了，工友们便会开玩笑说：“火车开往东北方，那里更冷，难道你还想逃过去？”

菲洛诺夫一点都不介意工友的调侃，只有他知道，火车往返于莫斯科与海参崴，他的妻子是上面的服务员，本以为每个星期都可以见上一面，结果呢，团聚的日子是遥遥无期，菲洛诺夫整日里耷拉着脑袋。

但有一天，工友们突然发现菲洛诺夫精神抖擞，手里还提着一包点心，叫工友们一起来分享。不说赤塔，就算在莫斯科，那样的点心也是奢侈品，所以工友们硬是逼着他讲怎么得来的。菲洛诺夫一脸自豪，终于告诉大家，火车经过赤塔的时候，他恰好看到妻子，便爬了上去。

原来点心是菲洛诺夫妻子送的，工友们边吃点心便祝贺，还调侃说：“难得见一面，你有没有送什么给妻子？”

菲洛诺夫一愣，一下子又悲伤起来，赤塔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于是工友又出主意：“赤塔不是有很多漂亮的钨矿石吗？等下个星期你再爬上去送给妻子不就好了。”